

朝鮮時代《說文解字翼征》引《孟鼎銘文》研究*

李凡**

【目 錄】

- 一、朴瑄壽與《說文解字翼征》
- 二、《孟鼎銘文》及所引單字舉隅
- 三、《翼征》引金文釋字舉隅
- 四、《翼征》訂正《說文》之得失
- 五、結語

【摘要】

朝鮮王朝學者朴瑄壽所作《說文解字翼征》一書，是韓國現在僅存的唯一一部率先用金文材料訂正《說文》的著作。作者採用早于小篆的金文、石刻、璽印文字作為考釋依據，以匡正《說文》中的訛誤。對金文的引用與分析，代表了朝鮮時代文字學研究的新水準。但是所引金文，還是存在誤摹字形、盲從許說等問題。書中對《說文》的研究對於中國學界來說，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用，因此需要審慎對待。以書中所引用《孟鼎銘文》中的12個單字為例，運用當前學界信而有征的成果反觀該書訂正《說文》的得失，既是對著者得失的評估，也是對《翼徵》一書辯證的繼承與借鑒。

【關鍵詞】

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征；孟鼎銘文；訂正；得失。

* 基金項目：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韓國傳世漢字字典文獻集成”（項目號：14ZDB108）資助。

** 李凡，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域外漢字傳播與應用（3069135836@qq.com）。

成書於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的《說文解字》，自問世以來，就被學界奉為圭臬，是漢字研究以及歷史文化研究不能忽略的尺規。著者許慎是當時著名的文字學家、經學家，人稱“五經無雙許叔重”。他所創立的部首系聯法以及對漢字六書理論的完善，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說文》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貯存小篆和重文的字彙，其突出特點是以結構分析反映字形構造意圖，從而建立漢字結構的關係類型。¹⁾後世字書也多遵行《說文》所創設的典範。值得注意的是，

《說文》的影響並非只在中國一隅，而是很早就流播域外。韓國與中國“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同中國一樣，韓國也極其尊奉《說文》。而且從十八世紀開始，還出現了研究《說文》的專著和論文，如李瀾《星湖僊說》收錄《說文》一文即是一部朝鮮時代關於《說文》研究的初期論文；十八世紀末，當時的朝鮮王朝學者開始模仿《說文》編纂解字字典，比如洪良浩《六書經緯》或沈有鎮《第五遊》；但是學者面對《說文》並不盲從，勇於質疑。²⁾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隨著中國出土金文資料日益豐富和國內金石學界研究風氣的興起，對於朝鮮王朝來說影響顯著，同時也促成《說文解字翼徵》（以下簡稱《翼征》）的成書。王平師認為，就該書所提供的材料來看，它對中國現存大徐本《說文解字》研究的重要參考價值，不言而喻。³⁾書中對《說文》的研究對於中國學界來說，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用，因此對該書的考量很有必要，現以書中引用《孟鼎銘文》為例進行分析，作文如下。

一、朴瑄壽與《說文解字翼征》

《翼征》十四卷，為當時學者朴瑄壽著。⁴⁾朴瑄壽，字溫卿，號溫齋，本潘南人氏，生於純祖二十三年（1821），卒於光武三年（1899），祖父朴趾源為實學泰斗，兄朴珪壽官至右議政，其母為柳詠之女。朴瑄壽於哲宗十五年（1864）得增廣別試文科狀元及第，後歷任司諫院大司諫、吏曹參議、禮房承旨、成均館大司成、工曹判書和刑曹判書等職。《翼征》是朴瑄壽在1872年完成的，此後直到他去世之前還是一直處於修改、補充和待出版的階段。在經過金晚植和金允植的校閱之後，才在1912年由光文社以石印的形式出版。⁵⁾《翼徵》是韓國現在僅存的唯一一部率先用金文材料訂正《說文》的著作，目的就是矯正《說文》中訛謬。⁶⁾金允植在《序》中言明：

《說文解字》為字書之祖，倉頡精義，非此莫得而傳，然尚恨體裁之不嚴，校勘未盡。……許氏

1) 王平，《〈說文解字新訂〉與〈說文解字〉的整理》，《中國學》（第14期），2009，pp. 325-341。

2) 【韓】河永三，《〈第五遊〉整理與研究》，見王平、【韓】河永三主編，《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p. 5。









3) 王平，《論韓國朝鮮時期漢字字典的整理與研究價值》，《中國文字研究》，2015年第1期，pp. 230-236。

4) 【韓】文準彗，《〈說文解字翼徵〉和〈說文古籀補〉比較考察》，《中國語文學志》（第32輯），2010。

5)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5。

6) 【韓】河永三，《朝鮮時〈說文解字〉研究的一個水準—〈說文解字翼徵〉》，《中國文字研究》，第2輯，2001，pp. 389-400。

之世，鐘鼎之埋沒於地中者未盡出，所崇者惟孔壁書之蝌蚪文字。……許氏生於東漢，所見鼎彝遺文，未得如近代之多。且信孔壁書為古文，故其稱古文，皆非古文，乃所謂孔壁出蝌蚪文字，作尖書也。其稱籀文，非盡籀文，多彝器所見，殷代周初之文，而不知者，妄以尖畫，翻寫金銘古篆，全失典刑，可勝惜哉！……《集古》《考古》《博古》諸書之尖疊高篆，款裁銘家之武斷臆定，啟誤承迷，為鐘鼎遺文之第一厄會。……後之論書，避難趨易，僅由李斯而上及于史籀而已，無能出其範圍之外……漢儒之學，守其師說，雖知其非，不敢矯正。於是謬者仍謬，晦者愈晦，浸浸然失其面目者多矣。⁷⁾

由此可見，《翼徵》的成書，是因為“漢儒之學，守其師說，雖知其非，不敢矯正。於是謬者仍謬，晦者愈晦，浸浸然失其面目者多”。他的兄長朴珪壽與朝鮮金石學派代表人物吳慶錫往來頻繁，促進“朴學”在朝鮮的傳播。而吳氏系朝鮮後期得到阮元、翁方綱等指點的大書法家金正喜的傳人。朴氏在成書過程中，積極關注中國學者金石學研究的成果，多參考中國學者特別是阮元的說法。比如“耐”字條，引商代金文字形作（父丁卣）、（父乙尊），“耐字金銘從彡，古從彡之字，《史籀》以來，多從寸。如字或作耐，是也。此阮相國說。”⁸⁾又“阮氏《鐘鼎款識》散氏盤銘有字，其文有“田、田之語，阮氏釋為牆”⁹⁾又閑字下，“右鐘銘字，阮氏《款識》雲月在門上。”¹⁰⁾等等，不勝枚舉。阮相國即阮元，可見《翼徵》一書受阮元《集古齋鐘鼎款識》影響較多。1872年，其兄礪齋出使中國，並且出示書稿給吳大澂、董文燦等人看視，“莫不加大稱賞曰：此許氏之真功臣，非若徐鉉父子之依文解釋而已，俟其全稿出，當見洛陽紙貴也”。¹¹⁾朴珪壽回國之後，還經常和中國學者交流該書的情況。比如在1874年給吳大澂寫信說：“溫卿《說文翼徵》，尚在追補未完，然敝處本無刊書之局，未知何時當付之棗梨。若竟至覆瓿，則亦云可惜。恨不如都下朝有述作，夕已登梓也。”¹²⁾河永三教授認為，此時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正在進行撰寫，此書很有可能受到《翼徵》的影響。¹³⁾從這裡也可見中國與朝鮮學術交流的密切，也可見在金石研究風潮之下的兩國學術發展。

《翼徵》最為鮮明的特點是以金文銘文訂正《說文解字》各字，這也是研究《說文》的一個創新。根據河永三教授統計，朴氏《翼徵》引用青銅器類8類397種，其中飪食器9類211種，酒器14類17種，盥水器2類24類，樂器3類31種，武器4類7種，工具2種，貨幣4種，璽印1種。¹⁴⁾《孟鼎銘文》正是其中之一。本文擬就朴氏徵引金文及璽印文字材料訂正《說文》的得失情況進行考察，以其所引《孟鼎銘文》中的字形窺其一斑。

目前對該書的研究主要是韓國國內學者，例如金順姬《關於〈說文解字翼徵〉之研究》（中央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5年）、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文準彗《〈說文解字翼徵〉解說字譯解》（首爾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7) 【朝鮮】朴珪壽，《說文解字翼徵》，漢城大學藏廣文社石印本，1912，p. 1。

8)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395。

9) 同上，p. 203。

10) 同上，p. 339。

11) 【朝鮮】朴珪壽，《說文解字翼徵》，p. 1。

12)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7。

13) 【韓】河永三，《朝鮮時〈說文解字〉研究的一個水準—〈說文解字翼徵〉》，pp. 389-400。

14) 【韓】河永三，《朴珪壽〈說文解字翼徵〉的文字理論及解釋體系之特徵》，《中國學》，第38輯，2001。

河永三《朝鮮時〈說文解字〉研究的一個新水準——〈說文解字翼徵〉》（《中國文字研究》第2輯，2001年）和《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的文字理論以及解釋體系之特徵》（《中國學》第38輯，2001年），柳東春《關於朝鮮末文字學著作〈說文解字翼徵〉》（《第二屆中日韓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文準彗《〈說文解字翼徵〉與〈說文古籀補〉之比較研究》（《中國語文學志》第32輯，2010年）、《〈說文解字翼徵〉所引用的〈說文解字〉版本研究》（《中國語文學志》第35輯，2011年）、《〈說文解字翼徵〉之對於漢字結構的認識》（《漢字研究》第5輯，2011年）。¹⁵⁾其中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研究》一文從宏觀上著重用出土金文研究該書，主要是分析對古文字引用的情況，對部分單字進行分析，得出朴氏的考釋特點與方法。但是《翼徵》的目的在於訂正《說文》，所以對於朴氏訂正《說文》的情況是應該給予關注和考量的。這樣也可以使學人使用《翼徵》的時候，可以更加理性對待。若忽視對書中運用金文材料訂正《說文》的成效，不免有食馬肉而不食馬肝的遺憾。中國學界則有王平教授與韓國河永三教授合作編訂《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其中影印該書並對文本進行整理，同時注意到金文資料是其中特色，開始對其中的單字進行觀察，以學界已有的古文字研究成果反觀該書，但目的是為了研究朴氏的文字研究與考釋方法，對於朴氏訂正《說文》的得失尚未給予足夠關注。本文即以《孟鼎銘文》為個案，對朴氏所引的金文單字進行觀察，從而探討其訂補《說文》的得失，從這一角度補充《翼徵》的研究。

二、《孟鼎銘文》及所引單字舉隅

大孟鼎于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郿縣，同治年間為張之洞所購，贈與蘇州潘祖蔭收藏。內壁有銘文291字。潘氏共得孟鼎、克鼎和毛公鼎，珍重保藏，只有交往親篤者才可得觀賞研究，並將其銘文進行墨拓，部分贈送友人。晚清時期，研究金石的學者開始將目光從漢魏碑刻轉向商周金文，大孟鼎的面世，無疑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大孟鼎銘文》因為其篇幅是商周金文中比較長的，其記錄的歷史資訊也很重要，則該篇銘文的價值可以等於《尚書》。同時，從文字學的角度來說，為古文字研究特別是商周金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所以自面世以來，一直為學者所重視，並且對其進行著錄與研究。

首先對其進行著錄者是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1906年吳昌綬刊本），其次分別是吳式芬《攬古錄金文》（1895年吳氏家刻本）、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年自寫刻本）、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1935年印本）、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1899年刻本）、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1885年自刻本）和《憲齋集古錄》（1896年刻本）、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6年印本）；所著錄者或者是僅存其大致信息，或者收錄其拓片，拓片也有較早的雙鉤摹寫、填墨，到後來的拓本，對銘文的傳拓愈加清晰。¹⁶⁾由此也可見，在十九世紀末的最後十餘年間對於大孟及其銘文的關注之多，著錄之勤。而朴氏與吳大澂、方濬益等交好，自然是接觸過《大

15)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p. 7-8。

16) 張長壽，《聞宥先生落照堂藏〈大孟鼎墨本〉跋尾》，《文物》，2008年第10期，2008，pp. 89-91。

孟鼎銘文》的著錄文獻，甚至是很可能接觸過原拓本。

在《翼征》一書中，所引金文字形下標注其來源者屢見不鮮，而《孟鼎銘文》更是比較多。該書所引金文字形，有三種情況，一些標明具體來源器，有一些則沒有明確，只書“多見鐘鼎”，一種是“不見鐘鼎”。¹⁷⁾對於所引金文的態度，又可以細分為兩種類型：既有金文又有著者解說者673個字，只有金文沒有著者解說者487個字；只有金文的說明作者對《說文》的觀點沒有意見。¹⁸⁾除了沒有直接標明出處者，筆者初步統計出該書所引《孟鼎銘文》明確可知者22字。列舉如下：

| | | | |
|--|---|--|---|
|  卷二12b |  卷二22a |  卷三4b |  卷三14b |
|  卷五14b |  卷五23a |  卷六8b |  卷七3b |
|  卷七4a |  卷七29a |  卷八7b |  卷八16b |
|  卷八20b |  卷九11b |  卷十17b |  卷十一7a |
|  卷十一10b |  卷十二4a |  卷十二14a |  卷十三4a |
|  卷十四7a |  332b ¹⁹⁾ | | |

歷來各家著錄拓片，以潘氏拓本傳佈最廣。將書中所引金文單字與《大孟鼎銘文》拓本進行比對，則“孟鼎”所指為大孟鼎無疑。²⁰⁾朴氏摹寫的金文，其中有一些明顯可見與原拓本文字有所不同，以“𠂔”字最為明顯。摹字不精確，加之發凡舉例依據《說文》而不是以字形為主，所以對於金文字形的分析就難免不精當之處。

17) 【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18)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9。






19) 【朝鮮】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p. 1。

20) 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大孟鼎銘文》，文物出版社，1994。





三、《翼徵》引金文釋字舉隅

《翼徵》引用金文材料是該書的一大特色。對於當時新出土的金文材料也可以及時採納。韓國學者金玲敬的研究可知：“朴氏在字頭下列舉一些相對應的金文字形，並且注明出處，然後再以之作爲參考依據進行考釋；對於在金文中比較常見的字形，則直接加以運用而不注明出處；至於找不到相對應的金文，所以有時候依據已經得到證實的金文有關資料，類推出該字的金文；還有有時候不能直接利用的金文，只能依據其他文獻資料和有關文字學知識，類推出金文，而這些手段類型直接關係到對《翼徵》考釋水準的評價。”²¹⁾朴氏引用金文，還有一些標注失當的情況。以“走”字爲例，標爲“穆公鼎”，以它們的字形和筆法來看，是從孟鼎引用的。²²⁾除此之外，明確標明出自大孟鼎之銘文者，共22字。本文即以這些銘文中的比較典型的單字作爲物件進行考察。所見如下。

1) 走

《翼徵》卷二“走”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說文》：“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从走。子苟切。徐鍇曰：‘走則足屈，故從夭。’無按語。²³⁾此字從從。林義光謂：‘象人走擺兩手形，從止，止象其足。’楊樹達謂：‘按走從夭止會意，自來治《說文》者不能名言其義，故有從夭從犬之誤者。……人長跽則足屈而不伸，趨走之時，唯恐足不能伸，焉有屈足之理？知屈足之說尤非也。……走又從止者，止謂人足，趨走以足，故從止。走從夭會意，與見從人目，企從人止，印從匕卩，眉從屍自，吠從口犬，臭從自犬，狃從犬舌，唬從口虎，鳴從鳥口，瞿從佳目，般從舟殳，字之構造全同，意謂屈身之人以足疾走耳。夭爲屈身向前，而篆文夭字向右屈者，王筠謂字無前後，故向右屈之，其說甚當，無可易矣。’姚孝遂謂：‘當釋走，諸家釋夭皆非是。其體型與矢、夭相關，須相加以詳辨’²⁴⁾此字所從的非夭無疑。由此可見，《說文》釋“走”字是據小篆字形的，而朴氏雖然引征金文，但是並沒有從金文字形出發，探討其字形，而是遵從許說。引征金文也只是爲《說文》該字條提供新的字形材料。

2) 千

《翼徵》卷二“千”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說文》：“十百也。从十从人。”朴氏按語：“千字金銘不從十。若如從十，則必作。百、千、萬、畜、兆皆所以言數者，則其當爲文，不足證解，而《說文》百見白部，千見十部，萬見部，畜見言部，兆見荀部字重文，皆不合事理之甚者也。”²⁵⁾朴氏的觀點深有見地，記數位如裘錫圭先生所言可以看作是記號字²⁶⁾，

21)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50。


22) 【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研究》，p. 23。

23) 【朝鮮】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p. 34b。











24) 李圃，《古文字詁林·第二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pp. 191-195。

所謂“當其爲文，不足證解”。但是《說文》卻將其與一般文字一樣對待，進行歸類分析，“皆不合事理之甚者”。朴氏據金文字形得出此說，實在創獲匪淺，訂正《說文》，意義非常重要。








3) 異

《翼徵》卷三“異”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說文》：“分也。从升从畀。畀，予也。凡異之屬皆從異。羊吏切。徐鍇曰：將欲與物，先分異之也；《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朴氏無按語。²⁷⁾異讀作“翼”，並非像許氏所認爲的那樣。商承祚先生認爲：“此字象人舉兩手翼蔽形，乃翼蔽之本字。後世增羽爲翼，以代異誼。”饒宗頤先生則認爲：“乃異字，讀爲翼……翼俱訓爲敬。”²⁸⁾《大孟鼎銘文》：“古天異臨子，灋保先王”。以商承祚和饒宗頤二位先生的見解來解釋是可通的，由此可知許說不確當。朴氏只是引用文字，用以證該字之古文字字形，文意處並未引申訂正。

4) 侯

《翼徵》卷五“侯”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朴氏按語：“侯字從而許氏不言，可異也。魚毀切，非聲。以言許氏所證，則繁從不配，當是文。”朴氏據金文字形，而對許氏說提出異議，言許氏不說，爲可異之事。《說文》：“春饗所舛侯也。從人從廡，象張布；矢在其下。侯，古文侯。”侯字字形作（乙4055）、（合39557）、（其侯父己簋）。²⁹⁾認爲以所引之文爲正確甚是。許氏據小篆解說，將解說爲“从人从廡”而不是從，引起著者懷疑，又見古文侯字與金文合，故得證許氏之不足。

5) 𣎵

《翼徵》卷六“𣎵”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說文》：“日初出東方湯穀，所登榑桑，𣎵木也。象形。凡𣎵之屬皆從𣎵。”朴氏謂：“部內有桑一字而無從聲，當是文，則𣎵部當無屬文。”其實這是“若”的本字。《說文》：“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而灼切。𣎵、𣎵、𣎵，古文。”非是。同時，將許氏、朴氏意見代入到金文辭例中，文句了無可通。“若”字甲骨文字形如：（合151）、（甲205）、（合15193），金文字形如（亞若癸匚）、（毛公鼎）。³⁰⁾象梳理頭髮之形。則《說文》中“若”字之“艸”形，是爲之簡省訛變，見於包山

25)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126。








26)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10，p. 3。

27) 【朝鮮】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p. 151b。

























28) 李圃，《古文文字詁林·第三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p. 220。

29) 高明，《古文文字類編》，中華書局，2008，p. 810。

30) 同上，p. 938。

楚簡，形作（包山楚簡070）；而“口”形則在毛公鼎銘文上有所反應，為後加之部件而保留的。而朴氏因字上部與桑字上部𣎵字相似，又囿於𣎵木成說，順勢演繹，據小篆字形見大孟鼎銘文之正與小篆可比，實不知其字下半部分非從木，而是象人跽坐之形。然而，在“若”字條下，引用金文字形作，引《說文》：“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而灼切。”按語認為金銘作，繼而解釋說：“竊謂從三又之𣎵，則當讀如桑，而象手不定之貌。何以知然，以言桑則采掇之繁促。”³¹⁾朴氏用所引金文，以期為該字增添字形材料，其實則相差甚遠，毫無關係。朴氏認為金文中已有“若”字，寫作，則必與桑有關無疑。所以，雖然朴氏對《說文》原文有所懷疑，但是在其基礎上的訂正，反而讓其字距離本義相去更遠。

6) 朝

《翼徵》卷七“朝”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說文》謂：“旦也，从舟聲，涉遙切。”朴氏無按語。許說根據的是小篆字形，解說從此出發。朴氏列舉金文字形，為其佐證。羅振玉謂：“此朝暮之朝字，日已出草中，而月猶未沒，是朝也。後世篆文從舟聲，形失而義晦矣。古文文作 ，從省，從 ，象百川之接於海。王國維謂：“朝字象日月同在草中，與莫象日在草中相對。……金文朝字作  等形者，王國維以為本潮汐字，借為朝夕字。”而馬敘倫亦謂：“字金文孟鼎作……無一從舟者。倫謂舟乃之訛……倫謂此潮之初文。許不知為潮之初文，以其形似舟字而音亦相近，故以為舟聲。或許前篆已訛也。朝為旦夕之轉注字”。³²⁾由此可見，許慎所據者是字形已經訛誤的篆字。朴氏雖然明白字即是朝，但對於許說並無異議，則是朴氏沒有注意到字並非舟字，乃是訛誤所致。“舟”字甲骨文字形作（乙930）、（前7·12·3）、（燕159），金文字形作（舟父丁卣）、（伯旃舟鼎）等。³³⁾與字形明顯不同。而朴氏跟隨許說，認為該字從舟得聲，從得義，並無進步。



7) 旂

《翼徵》卷七“旂”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說文》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从




31) 【韓】文準慧、【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90。

32) 李圃，《古文字詁林·第六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p. 450。












33) 同上，p. 699。

从斤聲。渠希切。”無按語。³⁴⁾同引者有出自頌鼎、頌敦的銘文。其中與大孟鼎的銘文形似者出自頌敦，而大孟鼎銘文與書中標明者並不同，其中的與形不相同。金文中二字皆為旗之字形。《翼征》中標明出處的次序不當。該字應該是“旂”。









8) 夫

《翼徵》卷十“夫”字條下列舉銘文字形作。《說文》：“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朴氏無按語。林義光先生謂：“蓋夫與大初皆作大，象人正立形，其後分爲兩音兩義，乃加一爲夫以別於大。古文女或作，母或作，則一非象大夫之簪也；楊樹達先生謂大夫二字古可通用。³⁵⁾由此可見大夫二字乃是一字分化，都是從“大”字分化而來，並非像許氏解釋那樣，以一表示簪的意思。而朴氏贊同許說，沒有訂正這個訛誤。

9) 戎

《翼徵》卷十二“戎”字條下引金文字形作。朴氏謂：“戎字，無從聲，當是文。，古甲字，故金銘戰字如右。”³⁶⁾循許說。《說文》：“兵也。从戈从甲。”“戎”字甲骨文作（合7768）、（屯2286）、（合21897）等形，銘文有見：（戎廩）、（戎父乙尊）、（戎且丙觚）、（戎觚）、（戎卣）。³⁷⁾由此可見，此字本是一個會意字，象人雙手各執干戚之形，後省人形，作，後簡化為“戕”，爲“戎”。所以朴氏正確。

10) 率

《翼徵》卷十三“率”字下引金文字形作，甚是。《說文》：“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凡率之屬皆從率。”《翼征》據《說文》言：“竊謂率字從玄從從求省。玄，罔也。，手也。求，取也。手鳥罔，羣兒隨之，以爲領義，循簪摻雀，以爲遵義。”³⁸⁾此字從從。徐灝認爲：“傳注未有訓率爲畢者，許說殆非也。戴侗云：率，大索也，上下兩端象所用絞索者，中象率旁麻枲之餘。又爲率帶之率，別作綖，灝案，戴說是也。”³⁹⁾戴家祥認爲：“其字本是從行從絲省聲，《唐韻》率，讀所律切，審母脂部；絲讀新茲切，心母脂部。不但韻同，而且聲近。許慎所謂‘上下象竿柄’，殊誤。”⁴⁰⁾“率”字古文字字形從從，畢、禽二字爲一

34) 【朝鮮】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漢城大學藏廣文社石印本，1912，p. 167b。






35) 李圃，《古文字詁林·第八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p. 908。

36) 【韓】文準慧、【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349。




















37) 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2008，p. 693。

38) 【韓】文準慧、【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360。










39) 李圃，《古文字詁林·第十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p. 10。

字分化，禽字甲骨字形作 (合9225)，畢字甲骨字形作 (合7038)、 (合17387)，皆自 (合17)字分化而來。⁴¹⁾  即𠂔字，與“率”字字形本相去甚遠，故許說不確。朴氏謹守《說文》成說，爲其圓滿，不免解釋牽強偏頗，不能得其本義。

11) 軒

《翼徵》卷十四“軒”字下引金文字形作。朴氏謂：“軒字金銘從二大，小篆省作，則，大之倒也。專聲則當是文，而又當有屬文。詳下較字。”又“較”字下：“較字金銘從軒，當有軒部，而爻省聲，當見軒部。”⁴²⁾此字見於銘文，其中右下方略有蝕泐痕跡，形狀如圓圈形。朴氏釋此字爲“較”因其金銘字形與“軒”同。而銘文中有“”形，當爲其右“”形之省，故而識爲小篆之“”。此“車”之本字。甲骨文字形作： (合27628)、 (花東416)、 (合11448)，商代金文字形作： (叔車觚)、 (買車卣)、 (父己車鼎)、 (楷伯簋)、 (晉侯穌鐘)。⁴³⁾此字象形，就所引《大孟鼎銘文》“車”字來看，左邊象車輪與車身形，右邊象套住牛馬的軛形。金文中有“較”字： (毛公鼎)、 (師克盥)。⁴⁴⁾此字在上方或者下方有象“爻”形的筆劃，而大孟鼎之銘文明顯不同。加之金文中有車字字形作“” (錄伯戎敦)、“” (包君鼎)。⁴⁵⁾使之忽略了車字金文的早期字形。故此並非朴氏所認爲是“軒”字之繁，更非“較”之本字。

12) 醪

《翼徵》卷十四“醪”字條下引金文字形作，後無按語。表示著者認爲“”爲“醪”的早期字形，同時也贊同《說文》的解釋。《說文》：“會飲酒也。从酉𩚑聲。，醪或從巨。其虐切”。《段注》：“《禮器注》曰：合錢飲酒曰醪。從酉𩚑聲。”醪字爲據𩚑得聲的形聲字。所引“”字，左爲“酉”，右“”象變形，即夔字，甲骨文有“”字，此字從酉從夔無疑。此字字形見於甲骨金文者，如： (花東161)、 (應侯簋)，皆同。⁴⁶⁾無“醪”字，故吳大

40)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學林出版社，1995，p. 5479。



41) 高明，《古文字類編》，p. 1184。

42)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380。

43) 高明，《古文字類編》，p. 1186。

44) 同上，p. 1189。

45) 【朝鮮】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p. 315b。


澄訓釀爲“”字。⁴⁷⁾朴氏所從即此。若據此則《說文》釋義銘文，其文意不甚通暢。馬敘倫、高鴻縉認爲當訓爲“醉”字。⁴⁸⁾高明認爲“”是“擾”之別體，意爲擾亂。⁴⁹⁾較吳大澄之說，更加可信。朴氏此條，據吳大澄研究《大孟鼎銘文》而訓，讀爲“釀”，附于《說文》之下而期爲其字形提供訂正。然而此字實不足與“釀”相聯繫，或論爲“醉”，或論爲“擾”，皆與文辭可通。

四、《翼徵》訂正《說文》之得失

根據學者研究，朴氏對於金文的考釋，明確金文的字形及其來源者，直接以相關金文進行考釋，對於不能直接考釋的，或運用傳世文獻材料佐證，或以字形偏旁部件結構類推，或根據物件漢字字義的對應關係類推出漢字的屬性。⁵⁰⁾而且朴氏考釋金文，雖然本著重視實證的態度，但還是不能擺脫儒家觀念的束縛，所以還是有一些不足之處。⁵¹⁾這樣的情況在朴氏引用《孟鼎銘文》的時候也表現得很明顯。實際上，朴氏的觀點並不是僅僅受儒家思想束縛，與後世相比金文材料的相對缺乏，對金文字形的誤摹和誤讀，也是造成其成果有偏差的重要原因。學者所未注意到的是，朴氏的考釋是純粹以金文字形本身爲主的，也就是純粹以字形爲物件研究，並沒有將其放到辭例中進行考量，也沒有科學的方法論總結出來作爲依據。這也可見尚未脫離金石學範疇的金文研究的情況。但是朴氏對於一些文字的解讀見識卓越，後來爲人們忽視，到今天中國學者才又得出與之一致的結論，實在是應該重視到的。

以某一種明確的銘文材料進行個案研究，可以更容易系統地把握其考釋情況及解釋《說文》的水準。從朴氏引用《孟鼎銘文》而對文字進行考釋的情況來看，有錯誤，也有成績，主要有以下幾點表現：

第一是遵從許說，無按語。表示不發表見解，只給出金文字形。對於一些字頭來說，自然是給許說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論據。但是其中“異”“釀”二字無按語，若按照許說解讀金文辭例，就會出現文義不通現象。實際上因爲金文字形與小篆字形差別不大，所以導致朴氏忽略了對金文本字的考釋而遵從許說。

第二是基於許說訂正字義。比如“走”字條，朴氏雖然有所懷疑，但是基於許說進行解釋，結果所得與本義相去甚遠。“𠂔”字條和“若”字條，因爲金文中有“若”字字形作“”，所以忽視了從口與不從口實際上都是若字，區別只在於早期晚期字形不同。還有“率”字條，因爲許說是“捕鳥畢”，所以在解釋“率”字字形之時，就將所從部件與捕鳥器加以聯繫，殊不知“捕鳥

46) 高明，《古文字類編》，p. 1202。

47) 李圃，《古文字詁林·第十冊》，p. 1175。

48) 同上，p. 1176。

49)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p. 378。

50)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p. 51-55。

51) 【韓】文準彗、【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整理與研究》，見《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p. 60。

畢”的“畢”字是與“禽”字是同源分化而來，率字與之毫無關係。就《孟鼎銘文》所引字而言，遵從許說，在許說基礎上發揮，並沒有突破窠臼，改正錯誤。從《說文》出發而解字，並未科學的分析所引字形本身，所以依舊是沒有改訂《說文》釋字的錯誤。劉元春先生研究隋唐五代碑刻文字認為：“由於字形輪廓或部分構件相近，致使誤判字形每有發生，一旦誤判形體與句意恰好相合，整理者會千方百計尋找造成該形體的各種因由，而最終的結果雖然有時能夠自圓其說，但卻與墓誌本來面貌相去甚遠。”⁵²⁾這樣的情況，實際上也存在于朴氏所作本書中，而學者沒有重點關注。所以爲了支援許說而解讀金文字形，反而南轅北轍，這也是朴氏的局限。

第三是孤立釋字，忽視古文字字形的歷史變化。比如受“𠩺”字影響而不能注意到“𠩺”字實際上是更早的初文。受“車”字影響，而忽略更加象形的“𠩺”字實際上是“車”字的初文。因爲較晚的金文字形與小篆相似之處較多，而朴氏解釋𠩺、𠩺、車、𠩺這四個字的時候明顯是各行其是，沒有注意其中的關聯。這也是導致他訂正《說文》出現局限的原因之一。

最後是誤摹金文字形。比如“較”、“釀”。隨著近世金文材料的不斷發現，可資比較的文本增加，“車”字在金文辭例中出現的次數不算少數，故可知之。當時的學者也都將其解讀爲“車”，而朴氏解釋爲“較”，並且給出自己見解，明顯是錯中更錯。“釀”字從酉從夔，而不從𠩺，也爲後來學者證實。《說文解字》在成書之後，歷來爲學者所重，奉爲字書之祖，小學正宗。但是在傳寫刊刻過程中，又有李陽冰改篆、大小徐校訂《說文》，難免對文本的傳承有所改變。朴氏對此也有清楚的認識，但是因爲受到現實情況的局限，所見到的金文也並不是親身目驗，造成摹寫難免不精當。對於某些銘文的誤摹，導致將銘文誤附字頭之下，或者同時所見古文字材料不多，從而影響其釋字的精度。

當然，朴氏考釋金文從而訂正了許說的成績也是不可忽視的。朴氏在作《翼征》的過程中，也有利用金文材料訂正《說文》的創獲，比如對“千”、“侯”等字的按語。朴氏認爲許氏說“千”字的觀點不合事理，因爲此字本就是不足證解的。而對於許氏將“侯”字解釋爲從人從廠從矢的解法質疑，認爲是直接從𠩺的，可以說是一個進步。當然這也只是就其引用《孟鼎銘文》的情況來說的，對朴氏的研究成果進行評價，還是需要更多地個案研究才可以得到科學理性的結果。

52) 劉元春，《楷字石刻整理中的兩個問題》，《漢字研究》，第11輯，2014，p. 203。

五、結語

運用古文字材料訂正《說文》，在中韓兩國，幾乎是同一時期，學者不約而同的認識到這一點，並且做出超邁前人的工作。不管是中國學者孫詒讓《名原》、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還是朝鮮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都是研究《說文》的典範。單就《大孟鼎銘文》的徵引情況來看，僅可窺見《翼征》全書引用金文而演繹之一斑，並不能以偏概全驟然品評，更不能以此就忽視《翼征》的意義與價值。瑕不掩瑜，《翼征》是韓國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將傳統《說文》研究與古文字研究結合在一起的經典著作，代表當時韓國學界的新水準新高度。該書在韓國被稱為朝鮮時代《說文》研究集大成作，樹立了朝鮮有特色的漢字解釋系統，是一部根據金文資料批評和糾正《說文》的最早成果，其貢獻絕不亞於吳大澄《說文古籀補》和孫詒讓《古籀拾遺》。⁵³⁾鑒於當時的一些局限性，《翼征》難免有所不足，但是理性辯證的對待。對於韓國來說才可以更好地傳承，對於中國來說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域外文獻裨本國之研究。正其訛誤，不僅是考察其研究情況，更可以促進《翼征》文本的研習以及韓國古漢字學的研究。《翼征》是十九世紀晚期的韓國與中國學者密切交流的明證，對於中韓學術交流史特別是當時中國古文字與韓國古漢字研究的問題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相關問題及本文之不足，也請方家不吝指教。

【參考文獻】

- 【朝鮮】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漢城大學藏廣文社石印本，1912。
- 【韓】河永三，《朝韓時〈說文解字〉研究的一個水準—〈說文解字翼徵〉》，《中國文字研究》，第2輯，2001。
- 【韓】河永三，《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的文字理論及解釋體系之特徵》，《中國學》，第38輯，2001。
- 【韓】金玲敬，《〈說文解字翼徵〉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 【韓】文準慧，《〈說文解字翼徵〉和〈說文古籀補〉比較考察》，《中國語文學志》，第32輯，2010。
-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學林出版社，1995。
- 高 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2008。
- ____，《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李 圃，《古文字詁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 劉元春，《楷字石刻整理中的兩個問題》，《漢字研究》，第11輯，2014。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10。
- 王 平，《〈說文解字新訂〉與〈說文解字〉的整理》，《中國學》，第14期，2009。
- ____，《論韓國朝鮮時期漢字字典的整理與研究價值》，《中國文字研究》，2015年第1期，2015。
- ____、【韓】河永三主編，《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張長壽，《聞宥先生落照堂藏〈大孟鼎墨本〉跋尾》，《文物》，2008年第10期，2008。

53) 【韓】河永三，《朴瑄壽〈說文解字翼徵〉的文字理論及解釋體系之特徵》，《中國學》，第38輯，2001。
（轉引自王平、【韓】河永三，《〈第五遊〉整理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p. 60。）

【논문초록】

| | | | | |
|--|-------|--|-------|---------------|
| 키워드 Key Words | 중문 | 朴瑄壽, 說文解字翼征, 孟鼎銘文, 訂正, 得失 | | |
| | 영문 | Piao Xuan Shou, <i>The Assisted evidence of Shuo Wen Jie Zi</i> , <i>Bronze inscriptions of Yu Tripod</i> , correction, gain and loss | | |
| <div>The researching of Joseon Dynasty book <i>The Assisted evidence of Shuo Wen Jie Zi</i> (《說文解字翼徵》) quoted <i>Bronze inscriptions of Yu Tripod</i> (《大孟鼎銘文》)</div> <div>Li, Fan</div> <p><i>The Assisted evidence of Shuo Wen Jie Zi</i> (《說文解字翼徵》) was written by Piao Xuan Shou who is a famous scholar in Joseon Dynasty. This is South Korea's only remaining book that The author was first use of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Seal characters and drum-stone inscriptions to research <i>Shuo Wen</i> (《說文》). By this way, The author want to correct the mistake of <i>Shuo Wen</i>. So it is stand for that the philology researching reached new heigh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quite a few defect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book, like follow blindly view of Xu Shen and wrong to knew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 this book have some effects like "Stones from other hills may serve to polish the jade of this one". As an example with 12 characters from <i>Bronze inscriptions of Yu Tripod</i> (《大孟鼎銘文》) that it had quoted in this book, and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Can be checked with the view of correction <i>Shuo Wen</i>. So that this book can be evaluated and inherited.</p> | | | | |
| 저 자 인적사항 | 성 명 | 이범 / 李凡 / Li, Fan | | |
| | 소 속 | 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博士研究生 | | |
| | Em@il | 3069135836@qq.com | | |
| 논 문 작성일시 | 투 고 일 | 2016년 09월 06일 | 심 사 일 | 2016년 09월 14일 |
| | 수 정 일 | 2016년 09월 24일 | 게재확정일 | 2016년 09월 29일 |